



走路的云

在农场砖瓦厂的时候,老沙是开拖拉机的。

那时候,乡下,农场,拖拉机是最先进的,能开拖拉机,真是青春招展!

他开始在工地上奔腾、飞扬,运送制砖的泥土。后来,时常开往上海市区,采购、运送些至关重要的物品。塘外,奉城,光明,青村,南桥,西渡,北桥,颀桥,莘庄,徐家汇……一直开到南京路路边的宁波路,那儿有个农场办事处……一路村光城景,飘逸而过,条条马路不限行,电线杆上只有路灯没有监控。

他和我是同一个区,不是同校,但同一天到农场。忘记了第一个招呼是怎么打的,也没有任何故事作为序言,感觉自然就贴切,成了亲近的朋友。

他常来广播室坐坐。我在广播室写稿子,也对着话筒用声音鼓动工地。

有的时候,我在写稿子,有的时候,我在播音,他就安静地坐着,不出一声声音。

他不知从哪儿买到没有孵化成功的死鸡蛋,里面的小鸡已经长出了绒毛,煮好了送给我吃。我哪敢吃那个。他说,这是最补脑子的,很难买到,他在镇上遇到,一分钱一个,他买了许多,吃得津津有味。

有些朋友总是经别人提醒之后,或者无意中看到了他们的相片,才发现:呀,真的有些丑呢。可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,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得他们难看。相反,有些靓男俊女,即使萍水相逢,也觉得面目可憎。这是为什么呢?实际上,人的美丑与否取决于两种,一种是皮相,一种是心相。

## 美丽心相

许道军

一个人直接呈现给世界的,是他的皮相。皮相是物理层面的真相,不代表相貌的全部,有时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,甚至是相反的那一部分。我们看到的,也许是他刻意修饰、装饰乃至伪装的结果,其实是假相。以假相为全部,为真实,观相难免以貌取人,“美丑不分”“美丑颠倒”。

美的皮相给人美的第一印象,这个印象能否持久,成为他稳定的形象,则要继续观察,深度相处。之后,许多美好的东西很可能被修正,被颠覆。“日久见人心”,外在之相会被忽略,彼此看到的,其实是由心灵塑造的外在心相。

心灵分美丑,心相也是。心相丑,是真的丑。茫茫人海中的相见相识相知,有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的佳话,也有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遗憾。有人皮相远谈不上美,但是他的心灵是美的,因美的心灵这个“隐含作者”而“创作”出的美的言行和气场,重塑他外在的皮相,他自己的心相也变得美起来。

但最可贵的,恐怕是这样的人:他的皮相是绝美的,心灵也是绝美的,他不以皮相为意,美不自矜,而始终以绝美的心灵示人,以绝美的心灵待人。与之相处,你总会被他和善的心灵所吸引,既见君子,如沐春风。跟他们在一起,你会忘却年龄,忘却性别,忘却蝇营,最终完全忘却彼此的皮相。久而久之,你的相貌也会被改变:身上去了戾气,脸上多了笑容,心中有了悲悯。

这美丽的心相,出尘的花朵!

## 招展的老沙

梅子涵

一个晚上,他双手抓着一个很大的青螃蟹走进来,说是就在广播室门口抓到的,已经在食堂称过,正好一斤。他在食堂蒸熟了,问谁要了醋,拿来和我一起吃。他说我不吃死鸡蛋,就吃螃蟹,螃蟹也补脑子,文章可以写得更好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青螃蟹,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过。

偶尔,也会说到小姑娘。他问我,究竟是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好,还是不一定很好看可是感情纯朴的小姑娘好,他的意思是哪一种小姑娘当女友好。我支支吾吾不好意思讨论这种问题,但是心里认为最好是又好看又纯朴的小姑娘好。

说到这样的话题时,我们总是纯洁得有点滑稽,语言干净吞吞吐吐。

有一次,他告诉我,他放在枕头边的一叠饭菜票好像被人偷过了。我问他偷掉了多少?他说,不知道偷了多少,反正偷过了,现在比原来薄了。

我说你把饭菜票放在枕头边做什么?

他说,他一直放在枕头边的。我说,怎么可以放在枕头边啊,你蠢啊?

一个人直接呈现给世界的,是他的皮相。皮相是物理层面的真相,不代表相貌的全部,有时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,甚至是相反的那一部分。我们看到的,也许是他刻意修饰、装饰乃至伪装的结果,其实是假相。以假相为全部,为真实,观相难免以貌取人,“美丑不分”“美丑颠倒”。

美的皮相给人美的第一印象,这个印象能否持久,成为他稳定的形象,则要继续观察,深度相处。之后,许多美好的东西很可能被修正,被颠覆。“日久见人心”,外在之相会被忽略,彼此看到的,其实是由心灵塑造的外在心相。

心灵分美丑,心相也是。心相丑,是真的丑。茫茫人海中的相见相识相知,有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的佳话,也有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遗憾。有人皮相远谈不上美,但是他的心灵是美的,因美的心灵这个“隐含作者”而“创作”出的美的言行和气场,重塑他外在的皮相,他自己的心相也变得美起来。

但最可贵的,恐怕是这样的人:他的皮相是绝美的,心灵也是绝美的,他不以皮相为意,美不自矜,而始终以绝美的心灵示人,以绝美的心灵待人。与之相处,你总会被他和善的心灵所吸引,既见君子,如沐春风。跟他们在一起,你会忘却年龄,忘却性别,忘却蝇营,最终完全忘却彼此的皮相。久而久之,你的相貌也会被改变:身上去了戾气,脸上多了笑容,心中有了悲悯。

我毕业的大学位于苏格兰北海之滨,六百年的古老院校悄悄藏在海湾的一处岬角。毕业季的学生们裹紧红袍,顶着北海的长风漫步迈向码头,在牧歌中走入破晓。在离开这个宁静避世的小镇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前,一定要再看一次东沙滩的日出。

异国读书,对异种文化与身份的思考是隐含的特殊课题,最初降落在这个国度的惶然和孤独最终没有把我变成脱线的风筝。我站在大学礼堂,聆听学院院长们用古老的拉丁文吟诵长句,微笑着祝贺我以最优异的甲等成绩毕业;我心中更加坚定,浸染了中西的学识文化,从此当为桥梁,就像我在本科生涯结识的忘年交好友奥黛丽那样。

英伦的七月最是怡人,空气里弥漫着莓果的香甜,长空艳阳,全无雾都的阴霾。我在毕业仪式后沿古老的石子路走向奥黛丽的家中,去与她告别。我在初来到这个英伦边陲小城,对中国留

他拍了一下头,说,他有办法了!我问他是什么办法?他没有告诉我。

过了两天,他大惊失色地告诉我,全部偷光了!

我说,你不是说有办法了吗?

他说,是的呀,他在饭菜票上面放了一根头发,只要头发动过了,那么他就知道饭菜票被偷过了。

可是结果,头发还在,饭菜票全部被拿光了!

我说,你怎么这么蠢!他说,他也觉得自己蠢,真的是很蠢。

我很想说,他就是吃那种没有孵出小鸡的蛋吃蠢掉的。

开着拖拉机,当拖拉机班班长,一双善于修修弄弄的手,但他心里却喜欢文艺,喜欢写字,画画弄弄,还会篆刻。

那时,我已开始写散文、小说。

他帮我把写好的散文、小说贴到厂部前的橱窗里,让大家看。

他趁着吃饭的时候,端着饭碗,坐在离橱窗有些距离的地方,侦察有没有人看,哪些人看,然后跑回来告诉我。还告诉我哪个长得好看的小姑娘也在看。

后来,他还想听见看的人的评价,就走到橱窗前,假装也仔细读,然后又跑回来告诉我,“都说很灵的,你怎么这么有水平啊?”他说的的时候,有些像真诚的儿童。

我心里高兴,但是不好意思洋洋得意。他说:“我要是写得出来就扎台型了!”“扎台型”的意思就是出风头,很有面子。上海话里总有些这样怪里怪气蛮滑稽的词。

其实,他开拖拉机就特别扎台型,满工地都是他的声音、身影,招展得像一首火热的诗。

每次去上海,他也都会为这个那个带些东西,

## 瞻萧红汉白玉雕像

高昌

好花犹复祝春风,生死场边类转蓬。  
往事呼兰些子浪,斯人播火许多丛。  
素颜独坐疑天上,倦影相看在梦中。  
黑土行将焕新绿,青山万里念萧红。

学生是否无法摆脱异族他者身份,是否只能是无法与此地产生联结的过客抱有疑问的时候,认识了奥黛丽。她的父亲希罗德是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,在20世纪20年代跟随传教士来到中国,在山东周村创立最早的复育医院,奥黛丽在中国出生,几次问她是否能说中文,奥黛丽总大笑,然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出北方味十足的应答:“一点儿!”

彼时她已经年近八十,在我完成本科学习的四年中,奥黛丽也同时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她的丈夫罗宾将自家的小花园打理得极其精致,我在花园中见到奥黛丽,我们一老一少,见面时异口同声:“恭喜毕业!”她在中国的童年遇上抗日的战火,被日军关入狱中三年,才由母国的战舰接回祖国。希罗德回到英国后无法忘记周村,最后却

阿韵通过手机传来一张照片。她在一面宽敞的墙壁上,以多种斑斓的色彩,酣畅淋漓地绘了一幅充满创意的画。画作中央,有一只通体蓝色的兔子,双手高举,作投降状;左右两边,各有一只手执短枪的肥猫。

阿韵表示,她赡养的两只猫儿,酷食兔肉,猫们心里最大的愿望恐怕便是能够自力更生地猎食新鲜的兔子,可它们做不到,她因此在画里替它们圆梦。我问阿韵,为什么她画笔下的兔子是蓝色的?阿韵含笑解释:她在家里窗户旁边为猫儿设置了两张吊床,说也奇怪,每回万里晴空铺陈出一片悦目的湛蓝色时,两只猫儿便会一先一后地跳上吊床,安稳地躺着,恬然地对望着蓝空出神,两张猫脸,还隐隐地泛着笑意呢!在阿韵给它们选购的各式玩具中,它们也偏爱蓝色的。阿韵说道:“我猜想,也许蓝色对于它们有着某种可贵的象征意义吧!”她把兔子绘成蓝色,就是希望在视觉和味蕾上一箭双雕地娇宠她的猫儿。她说:“在这画里,猫儿就是主角。”

阿韵是新加坡涂鸦艺术工作室

送去各人的家,捎些父母的惦记给他们,大家“老沙”“老沙”地喊着他,亲热得超过现在专车接送好多倍。

现在的小轿车,哪比得上那时的拖拉机。

他对我说过不止一回:“你教教我怎么写好词吗?”我哪里会教,只会说:“你写呀!”

他指着窗外的那棵小白榆,问我:“你写的《小白榆》就是这一棵吗?”我说是的。他说:“这个怎么写啊?蛮怪的哦,这个怎么写得出?”

我没有能力讲清楚这个怎么写。我只能按照心愿勉强地写出想写的,说不出更多的道理。那时,我不是文学教授,只是一个初中水平的文学小青年,农场小青年。那时,我神经可正常了,根本没有想过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家,更是没有想过当文学教授。谁会想那个啊,送到精神病医院去还差不多。现在,我的神经马马

虎虎也正常,从不想月亮上太阳的事,安分地称准确自己几斤几两,不想虚添分量。

一棵普普通通的小白榆树,细瘦得没有几根枝杈,顽强地长在盐碱地上。我写道,我也要像它一样,顽强,长大成才。

很真诚,很幼稚,决心表达得很坚定,而里面的文学呢,则是只有个一丝气味。

但是老沙很佩服。年轻的时候都一样,看见别人文章登出来,就佩服。后来才渐渐懂了,不少登出来的“文学”,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丝文学气味,是一件有点模样的文学纸罩衫。而写纸罩衫的人,后来能写出真文学,又多亏先前有人佩服过,多亏了他们认为你有水平。所以,我也多亏了老沙。他是重要的其中之一。

后来,我上大学了,老沙也进了上海的工厂。又到局里搞宣传,做着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,但是没有写成散文和小说。见了面,他总会说:“我也很想写的。”我就问:“那为什么不写呢?”他说:“写了不好意思拿出来,怕退招势。”“退招势”又是一句上海话,意思就是丢脸、没面子……

如果在农场的时候,我鼓动他无论如何写一篇

出来,比如就写《螃蟹》,我帮他贴到橱窗里,然后偷偷帮他侦察,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小姑娘也在看,那也许他也成了会写文学的人,这个真说不定。文学又不是在太阳上的,有时也就是挂在树梢,自己跳一跳,别人帮了搬个梯子,就拎在手里了。

砖瓦厂有个老职工叫大鼻子,年纪不小了,穿着

去构思、去运笔,难道她不觉得心痛、可惜、遗憾吗?

阿韵摇摇头说道:“认真说起来,涂鸦,其实和冰雪雕刻、黄油雕塑是一样的,它们都在灌输我们一种活在当前的生活哲学。当你全神贯注地在挥洒、心无旁骛地在雕刻的当儿,你就已经处在你创造能力的巅峰状态了。作品成最好的那一刻,你已竭尽所能地将你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;而这,就是永恒。巅峰过后,忘掉一切荣耀,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开始,再次出发而创造出来的,又是另一番新天地、新气象了。不要回顾,也不必前瞻,只要切切实实地活在当下,细细地品味、体验、享受,便已无憾了呀!”

曾有那个黄油雕塑师表示,呼吸会影响雕塑,所以,他只能在动工前,深吸一口气,然后,屏住呼吸,雕刻;再后仰,呼气。屏气、雕刻、呼气,周而复始。如此历经艰辛的雕成品,却在动手雕刻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死亡的命运。人生不也一样吗?

所以,享受那过程,分分秒秒。

张三是借靴为赴宴,刘二是刁难致散席。借靴(设色纸本)朱刚



张三是借靴为赴宴,刘二是刁难致散席。借靴(设色纸本)朱刚

小青年的红球衣绿球衣,大家嘲笑他:“大鼻子,你扎台型哦!”他就说:“要想扎台型,就不怕退招势!”

这是大鼻子的名言。老沙姓周,但是大家叫他老沙,意思是他长得像沙和尚。其实他本来不像,因为开拖拉机,日晒风吹,才有了点儿像,他一直说:“蛮怪的,为什么喊我沙和尚!”

去创造联结的勇气。我们以奇妙的缘分,互相鼓励启发,相差近六十的年龄而同时毕业,将这份创造跨国联结的勇气与心意互相分享和延续。

宫崎骏的电影《风之谷》中有一幕,娜乌西卡面对异族王虫张开双臂,而王虫则伸出金色的触角,给予娜乌西卡生命和勇气。我回顾毕业的记忆,并非标志结束,而是一段开始。毕业时刻,我将在那段特定时光里所遇所见的和事,装人心底的盒匣,获得了从安全港纵身跃入未知洪流的底气,从此带着一段特殊的联结开始远行。我知道无论多久,我总能从往昔的那段联结中,获得锚定自我和昂然向前的力量。

奥黛丽读博的第三年仿佛流年不利,接连遭遇骨折、中风、癌症,到后来她的手腕已经无法自由活动,最后的著作都是通过口述由罗宾代为打字完成。因我曾帮助她翻译一部分中文材料,她庆幸能在临别前将完成的著作与我分享,奥黛丽翻到致谢页,指出我的名字:“Hongyi,感谢你的帮助!”而我更是感谢她,我所学亦涉及跨越中英两国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,与奥黛丽在炉火边关于国别、身份、历史的思考的数次长谈,让我见证并收获了跨越岁月、国别、种族和年

带着特殊的联结开始远行

吴泓艺

责编:郭影



夜光杯